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二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曆八年春正月辛未夏國主曩霄卒曩霄凡七娶一曰默特氏舅女也生一子以貌類他人殺之二曰索氏始曩霄攻氂牛城傳者以為戰没索氏喜日調音樂及曩霄還懼而自殺三曰多拉氏早死四曰密克默特氏生子

阿哩謀殺曩霄為鄂桑格所告沈于河殺密克默特氏于王亭鎮五曰葉勒氏約囉從女也頎長有智謀曩霄畏之戴金起雲冠令他人不得冠生三子曰寧明喜方術從道士路修篁學辟穀氣忤而死次寧凌噶曩霄以貌類已特愛之以為太子次錫哩蚤死後復納摩伊克結星女營天都山以居之葉勒之族宣言吾女嫁二十年止故居而得摩伊克女乃為修內曩霄怒會有告約囉兄弟謀以寧凌噶娶婦之夕作亂曩霄遂族約囉綱朗凌沁布

等三家既而葉勒氏訴我兄弟無罪見殺曩霄悔恨下令訪遺口得約囉妻閭于三香家後與之私通葉勒氏覺之不忍誅約囉妻乃出為尼號密藏大師六曰耶律氏七曰摩伊克氏初欲納為寧凌噶妻曩霄見其美自取之號為新皇后寧凌噶憤而殺曩霄不死劓其鼻而去匿黄羅滂家為羅滂所殺曩霄遂因鼻瘡死年四十六密藏氏初為尼寓于偽興州之戒壇院既娠而曩霄死曩霄遺言立從弟威噶爾寧其大酋威尚對密香碩

克威朗布葉木朗羅與密藏羅滂議所立密藏大族也羅滂為之長衆欲如遺言立威噶爾寧羅滂獨弗許曰威噶爾寧非子且無功安得有國威尚對曰國今無主然則何所立不然爾欲之乎爾能保有夏土則亦衆所願也羅滂曰予何敢哉夏自祖考以來父死子繼國人乃服今密藏尼娍先王之遺腹幸而生子則可以嗣先王矣誰敢不服衆曰然遂立密藏尼僞號太后曩霄既死三月諒祚生案宋史諒祚小字寧凌噶以慶歷七年二月六日生至八年正月方

期歲即位據此編則寧凌噶又是一人而諒祚乃遺腹也未詳孰是以毛惟昌高懷正之妻更乳之而政在密藏氏惟昌懷正皆漢人本約噶帳下故親待之已而懷正貸銀夏人惟昌竊衣襄𨽻所與盤龍服皆為羅滂所族

甲戌度支副使工部郎中鄭驤權河北轉運使仍就貝州經度軍須

乙亥明鎬言貝州距闉火斬守闉三班奉職李興初貝州城峻不可攻乃謀築距闉度用工二萬人期三十日

可與城齊而賊亦於城上設戰棚與官軍相當名曰喜
相逢距闉將成又為賊所焚火三日不滅既斬興乃用
軍校劉遵計即南城鑿地道而日攻其城以牽制之員
州民有汪文慶郭斌趙宗本汪順者自城上繫書射明
鎬帳約為内應夜垂絙以引官軍既納數百人焚樓櫓
賊覺率衆拒戰初官軍既登欲專其功斷絙以絶後來
者及與賊戰兵寡不敵與文慶等復縋而下是夜城幾
克丙子授文慶斌西頭供奉官宗本順右侍禁

丁丑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本路體量安撫使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明鎬副之鎬督諸將攻貝州城久不下帝憂之問輔臣策安出彥博乞身往破賊故遣彥博宣撫而改鎬為彥博之副先是樞密使夏竦惡明鎬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請輙從中沮之彥博既受命因言軍事中覆不及願得專行戊寅詔許彥博以便宜從事彥博請用將作監主簿鞠真卿等三人掌機宜文字許之明鎬所奏辟殿中丞王起等四

人仍聽隨軍　入内供奉官李繼和為走馬承受賜貝州城下軍士特支錢

辛巳詔士庶之家所藏兵器非編敕所許者限一月送官如故匿聽人告捕之

貝州賊謀竊出要刼契丹使明鎬諜知之遣殿侍安素伏兵西門壬午賊果以三百人夜出伏發皆就獲之

是日江寧府火初李景在江南大建宫室府寺其制皆倣帝京時營兵謀亂事覺伏誅既而火知府事右諫議

大夫集賢殿學士李宥惧有變閤門不救延燒殆盡唯存一便廳乃舊玉燭殿也尋責宥為祕書監直令致仕宥奏火事云不意禍起蕭墻變生回祿會新有衛士之變朝廷惡其言故責特重宥責官在三月乙巳今并書奏表辭據司馬光記聞

癸未命翰林學士宋祁權御史中丞魚周詢定奪陝西河東銅鐵錢利害以聞具六月末

乙酉降空名告勅宣頭劄子三百道下河北宣撫使以備賞戰功是日彦博至貝州城下此據甘陵伐叛記

先是刑部員外郎知諫院吴鼎臣言朝廷方與契丹保誓約而楊懷敏增廣塘水輙生事民或怨叛雖斬懷敏無及矣戊子命鼎臣為河北體量安撫使令經度塘水利害而鼎臣更顧望依違不能决也　詔給建寧軍留後勾當軍頭司楊景宗公使錢三分之一他不得援例近制刺史以上公使錢非外任不給景宗縁章惠太后故特給之

庚寅詔舉官陞陟及换右職者非依編敕及御札無得

施行時言者以為近歲薦舉多濫亦有負罪不可湔滌之人得更職率為朋黨以市私恩不可不革也

癸巳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張忠為崇儀副使忠攻貝州先登而身被重創特擢之忠本龍猛軍士開封人也

乙未日赤無光

戊戌工部郎中傅永為陝西轉運使永考城人前為梓州路轉運使夷獠寇合江鈐轄司檄兵掩擊永馳至案知合江吏冐取播州田衆怒乃叛永以吏配嶺南夷獠

閘之散去轉運使職田在廣安軍歲入米四百斛軍遣四校變貿得四千緡永止令準市估鬻之文彥博自成都還言其治狀進永一官於是改使陝西　刑部員外郎王逵為河東轉運使（書此為葉清臣條對甲寅詔問張本按逵墓誌自河東責光州當檢月日）詔諸州軍祠祭在城外者長吏及兵官聽不親行監司夜過者無得輒開城門違者以違制坐之（本閏月庚子詔令移入此嫌與貝州事相亂也）

官軍攻貝州城北甚急賊盡銳禦之而南城所穴地道

潛達城中賊初不知也閏正月庚子朔文彦博夜選壯士二百銜枚由地道入右班殿直曹踢等導之既出登城殺守陴者悉縋引官軍賊縱火牛軍稍却軍校楊遂援槍中牛鼻牛還走賊衆驚潰王則開東門遁閤門祗候張絪緣壕與戰死之王信捕得則餘黨保村舍皆焚死則自反至敗凡六十五日遂開封人也

辛丑文彦博遣李繼和來告貝州平賜繼和錦袍金帶

彦博請斬王則於大名府夏竦言恐所獲非真盜當覆

視之乃詔以檻車送則京師彥博附傳云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入貝州記聞與附傳同按實録始謀穴地者劉遵也今從實録附傳云帳前虞候楊遂請由地道先入據實録乃曹謁也記聞亦稱楊遂與實録不同今從實録楊遂蓋能以槍中牛鼻者亦從謁入地道爾甘陵伐叛記載攻城事甚詳張忠田斌二人蓋先登者又與附傳及實録異當考三月辛酉以右班殿直董秀為閤門祗候據此則秀非牢城卒也附傳誤矣王則之以貝州反深州卒龐旦與其徒謀以元旦殺軍校劫庫兵應之前一日有告者知州王鼎夜出檄遣軍校攝事外邑而陰為之備翼日會僚吏置酒如常叛黨愕不敢動鼎刺得實徐捕首謀十八人送獄

獄具侯轉運使至審决未至軍中恟恟謀刼囚鼎謂寮吏曰吾不以累諸君獨命取囚桀驁者數人斬於市衆恐失色一郡帖然轉運使至囚未决者尚半訊之皆伏誅

壬寅升冀州為安武軍

甲辰曲赦河北賜平貝州將士緡錢戰没者官為葬祭之兵所踐民田除夏秋税改貝州為恩州

乙巳詔恩州置旌忠寺以追福戰没軍士又設水陸齋

於京師普安院

丁未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瓌為兩浙轉運使瓌十年不磨勘遷官朝廷奬其退靜故用之此據文彥博皇祐三年五月奏瓌本傳獨不載此

戊申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文彥博為禮部侍郎平章事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明鎬為端明殿學士給事中馬軍都虞候象州防禦使王信為威德軍留後入內副都知宮苑使眉州防禦使麥允言為昭宣使遂州觀

察使西京作坊使賀州刺史王凱為澤州刺史東上閤門使滎州刺史知恩州高繼隆為引進使陵州團練使崇儀副使真定府路都監張忠為西染院使賀州刺史自餘兵官各以功次遷京朝官及選人預軍期者六十人都虞候至士卒八千四百人第其功為五等第一等一百六十人轉五資第二等三百人轉四資第三等三百人轉三資第四等六百人轉二資第五等一千八百人轉一資其餘賜緡錢有差　贈馬遂為宮苑使遂開

封人初隷龍衛軍補散直改三班奉職為北京指使聞王則叛中夜叱咤晨起詣留守賈昌朝請擊賊昌朝因使將牓入城招賊降則戚服見之與飲茶遂諭以禍福輙不答遂將殺則而無兵仗自隨時張得一在側遂欲其助已目得一得一不動遂奮起投括抵則扼其喉擊之流血而左右卒無助者賊黨攢刃聚譟至斷其一臂猶詈則曰妖賊恨不斬汝萬段賊執遂縛而支解之則猝被毆傷病數日乃起事聞上歎息久之則既誅乃追

贈遂封其妻為旌忠縣君賜冠帔官其子五人後得殺遂者驍捷卒石慶使其子剖心而祭之

壬子復置三門白波發運使

乙卯武勝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貫昌朝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加檢校太師進封安國公以恩州平也翰林侍讀學士楊偕言賊發昌朝部中至出大臣乃能平昌朝為有罪不當賞弗聽

辛酉降河北轉運使兵部郎中皇甫泌監青州稅提點

刑獄祠部員外郎田京監鄆州稅前知恩州四方館使
昭州刺史裴德輿追三官為池州團練副使前恩州鈐
轄皇城使李昭度追三官為濠州團練副使恩州都監
內殿承制馮文吉除名長流梅州監押右侍禁趙惟一
杖脊配沙門島汎京坐賊發所部德輿昭度並以妖黨
結集久而不察也文吉惟一皆懦怯棄城而文吉後頗
宜力得以減死論　是夕崇政殿親從官顏秀郭逵王
勝孫利等四人謀為變殺軍校刼兵仗登延和殿屋入

禁中焚宮簾斫傷内人臂其三人為宿衛兵所誅王勝走匿宮城北樓經日乃得捕者即支分之卒不知其所謀樞密使夏竦言于上請御史同宦官即禁中鞫其事且言不可滋蔓使反側者不安參知政事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因請付外臺窮治黨與自旦爭至食時上卒從竦議爭獄事據孫抃所作墓誌并司馬光記聞

甲子降勾當皇城司建寧軍留後楊景宗為徐州觀察使知濟州皇城使康州刺史入内副都知鄧保吉落副

都知為潁州鈐轄左藏庫副使通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楊懷敏為文思使賀州刺史北作坊使廉州團練使劉永年為洛苑使英州刺史蔡州都監洛苑使眉州防禦使趙從約領陵州團練使為濮州都監供備庫使滎州刺史帶御器械王從善落帶御器械為曹州都監從善等五人皆外遷獨懷敏領職如故樞密使夏竦庇之也（劉永年從德子王從善未詳）

先是有詔釋景宗等罪御史中丞魚周詢侍御史知雜事張昪御史何郯等言殿廷所置宿衛

本為人主預備非常今衛士自生變故所為兇悖意不可測兼後來獲餘黨最為要切聞累傳聖旨令未得殺死而全不依禀蓋是本管臣僚懼見捕獲之後勘鞫得情理深切所以容縱手下衆人毆死以圖滅口欲輕失職之罪情狀如此理無可恕太祖朝酒坊火發本處兵士因便作過太祖以本坊使副田處巖等不能部轄並處極法今乘輿咫尺賊亂竊發兇惡之狀無大於此居職者既不能察舉當宿者又不即擒捕未正典法何以

塞公議深恐朝廷威令從此寛弛伏乞斷自聖意特降
指揮將應係勾當皇城司及當夜宿直臣僚並等第重
行黜降用振威罰所貴禁近之司不敢曠慢從善等既
外遷郄等又再具奏乞罷黜懐敏且言未審臣等所奏
留中不曾付外為復中書樞密院不為施行伏縁衛兵
竊發兇悖至甚懐敏適居官守不能先發姦謀致盜入
宫闈驚駭御寢未行譴責深屈典章乘輿所繫至重今
文武多士以朝廷獨寛懐敏有心者無不憤激有口者

無不驚嗟以至里巷愚民亦皆騰沸國家用刑當示公
共不可以一近習致失衆心尋有詔懷敏落入内副都
知與在京差遣鄭等又言懷敏與鄧保吉俱是勾當皇
城司賊發之夜懷敏正當内宿責其曠職得罪合重一
等今保吉等例授外任懷敏獨留京師刑罰重輕顛爲
倒置中外聞見尤所不平伏乞特從聖斷一例責授外
任上令中書召鄭等諭以獨寛假懷敏之故鄭等又言
人主所以享天下之重蓋由法令等級明辨使人不敢

凌犯然後極其尊爾故法令行則朝廷以之彊法令偏則紀綱以之紊至於宫闈之變下人輙敢謀亂者前代閒或有之皆由人君失德所致陛下撫恤禁旅未甞以喜怒妄行刑誅雖甚無識寧不愛戴今衛士持刃直入禁庭欲凌犯乘輿是匹夫而有窺伺之意此有司不舉職法令寛縱所生也為大臣者宜為陛下深責有司失察之罪如楊景宗等並當誅戮以謝天下若以其過非自取止可貸其正坐並宜流竄以戒不職景宗等罰既

甚輕懷敏又獨異衆蓋兩府大臣畏陛下左右之怨怒不能堅執祖宗之法也若當賊發之際懷敏能於後殿即時捕獲猶可贖罪今賊已入禁庭兩夕之間陛下被此震驚固亦甚矣懷敏縱有先報之効其可贖失察之罪乎且以人主之尊寛一懷敏罪固亦細事尚於國體無傷臣等何必苦更論列所惜者祖宗之法爾太祖朝元舅杜審肇知澶州只坐界内河決免官歸私第太宗朝楚王宫火災廢楚王元佐為庶人以懷敏職在近侍

孰與元舅諸王之親以懷敏失察賊亂孰與誤河決火災之備利害大小較然可知而畱肇元佐重責如彼懷敏寛假如此伏望陛下舉祖宗之法以塞公議正左右之罰以示無私不惜出一懷敏慰中外臣子之望則天下幸甚又言昨者河北恩州賊發之時提點刑獄田京率先奏報轉運使皇甫泌先至城下朝廷不為末減各已責降監當令賊至殿内比恩州事體不同懷敏若以先報減罪即是遠近異法威令不行天下觀聽何以厭

服兼恐曽與交結之人容為營救妄稱懷敵有功不可同等黜降伏望特排邪議一例責授外任以協公論上語輔臣以宮庭之變美人張氏有扈蹕功樞密使夏竦即倡言宜講求所以尊異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為翰林學士張方平見執中言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美人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聳然從方平言而罷張氏此時未為貴妃墓誌及附傳皆云貴妃誤也　初諫官言江寧上

始封之地守臣視火不謹府寺悉焚宜擇才臣繕治之命司農卿林濰代李宥濰固辭不行乃命濰知袁州改命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張奎為右諫議大夫知江寧府奎既至簡材料工一循舊制不踰時復完

丙寅磔王則於都市　知洪州太常丞直集賢院李絢為荆湖南路轉運使時五溪蠻寇湖南擇轉運使帝曰有館職善飲酒者為誰令安在輔臣未諭帝曰是往歲城邠州者其人才可用輔臣以絢對遂除之絢乘驛至荆

湖戒諸部按兵無動使人諭蠻以禍福蠻恱罷兵受約束初元昊犯延州並邉皆恐絢通判邠州城畢不完絢方攝守即發兵治城寮吏皆謂當言上待報絢不聽帝聞之喜因詔他州悉治守備城邠州當是元昊犯延州時今附此

丁卯誅張得一其弟兄悉坐降官妻子論如律得一以西上閤門使知恩州視事八日而亂作賊置得一州廨之西日具食飲初賊取州印語曰用訖却見還每見賊必呼曰大王先揖而坐坐必東向又為賊講僭擬儀式

賊平得一付御史臺劾治獄具朝廷議貸死中丞高若訥謂守臣不死自當誅况為賊屈予得一坐棄市得一既誅其第當没官翰林學士張方平言得一父耆真皇寵臣也此第本恩賜令得一妻子免縁坐者在且子衆輙没其第於法不類詔還之此據方平附傳然與實録不合當考是日臣僚上言皇城司在内中最為繁劇祖宗任為耳目之司勾當官四員多差親信有心力人近年員數倍多並不選擢乞今後只差四員選經歷有心力沉厚之人勾

當更不許人指射陳乞如違並以違制論從之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三至六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贊善臣莊承籛

謄錄監生臣卞爾巖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三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歷八年二月壬申遣内侍往諸路簡兵為上軍如京使陳延達京西路北作坊副使衛承緒淮南路文思副使蔡舜卿京東路禮賓副使董元吉荊南北路供備庫副使盧道隆江南東西路内殿承制黄元吉兩浙路福

建路

癸酉文思使賀州刺史入內副都知楊懷敏落入內副都知復爲左藏庫使通州團練使滑州鈐轄始從御史之言也何郯擊懷敏尤力上諭郯曰古之諫臣嘗有碎首者卿能行此否郯對曰古者君不從諫故臣有碎首令陛下無諫不從何用如此若必碎首則美歸臣下而過在君上也上忻納之實録云諫官御史皆言懷敏按此時諫官惟吳鼎臣王贄又鼎臣正月已出使贄姦邪必不敢觸懷敏實録必誤今削去諫官二字

頒慶歴善救方上

始閩福建奏獄多以蠱毒害人者福建醫工林士元能以藥下之遂詔錄其方又命太醫集諸方之善治蠱者為一編詔叅知政事丁度為序而頒之

甲戌皇甫泌改知澤州田京通判兖州文彦博言恩州賊起泌在河北有供饋之勞京到官未踰月其家嘗陷賊故稍復之京初脫身趣南關入驍捷營撫士卒保州振武兵焚民居欲應賊京捕斬乃定賊遣其黨崔象偽出降京以其持妖言惑衆又斬以徇由是營兵二十六

指揮在外者皆慴服不叛州民之居南關者多與城中等得不陷賊京有力焉京督士攻城甚力賊繫京妻子乘城迫使呼曰毋亟攻城城中將屠我輩矣京叱諸軍益進攻注矢仰射殺其家四人賊知京無所顧乃牽妻子去初都監田斌亦以賊發不能捕待罪兵間及城破從諸將入以功自內殿承制遷宮苑副使而京獨責御史言其失察賊過輕而忘家為國義為重不宜左遷尋又攺知江陰軍京知江陰軍未見月日必因御史有言自兖州又遷也今且附此

丙子翰林侍讀學士左諫議大夫楊偕為工部侍郎致仕名見宴勞賜以不拜及卒遺奏兵論一篇上憐之特贈兵部侍郎偕性剛而忠樸敢為大言數上書論天下事議者以為迂濶難用與人少合然亦能有所容初坐蔡襄等劾奏出知杭州會襄謁告過杭而輕遊里市或謂偕盍言於朝答曰襄嘗以公事詆我我豈可以私報耶偕明年十月乃死今并書之

丁丑降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張存為左諫議大夫知

池州工部郎中直史館張沔為都官員外郎監宣州稅並落職工部郎中張昷之為祠部員外郎監鄂州稅濟州防禦使李端懿為單州團練使知均州殿中侍御史韓贄為太常博士監江州稅監察御史梁蒨為秘書丞監衡州稅又降習妖術人李教父屯田郎中曇為昭州别駕兄周卿韶州編管毋曹州編管趙仲父母妻並鄆州編管初曇居冀州武邑有告其子教在眞定師仲傳妖術者蒨時通判德州轉運司檄蒨鞫之曇匿教不出

及移文捕逐甚急教遂自縊仲既論死轉運司奏釋仲父母妻子及王則反武邑吏魏化詬罵昌朝言教尚在賊中下御史臺治其事教實自縊復有告曇以賕免緣坐事連存及昷之按驗皆無實存竟坐前知真定府又以女嫁曇子敗昷之沔前為轉運使端懿前知冀州贊為通判皆失覺察請為勘官而獄狀失詳故皆責及之贊長山人也據張存墓誌及附傳存先坐失覺察降汀州又坐與李曇為婚落職奪官知池州實錄乃不書汀州之降且并與曇為婚事聯書之不知何也存及昷之又嘗以曇免緣坐對獄實錄亦不書今附

並之

夏國遣楊守素來告其主曩霄卒命開封府判官祠部員外郎曹頴叔為祭奠使六宅使達州刺史鄧保信為弔慰使賜絹一千匹布五百匹羊百口米麪各百石酒百瓶及其葬又賜絹千五百匹餘如初賻之數

戊寅改新知荆州范仲淹復知鄧州仲淹在鄧二年鄧人愛之及徙荆南衆遮使者請留仲淹亦願留詔從其請

右班殿直曹謁真定府牢城指揮都虞候劉導並為内殿崇班貝州平兩人力居多故優賞之

己卯詔河北安撫司瀛莫恩兾等州歲飢民多鬻子者其給緡錢二萬贖還其家

壬午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判度支勾院韓綜落修起居注知滑州綜前使契丹遼主問其家世綜言父億在先朝已甞持禮來遼主喜曰與中國通好久父子繼奉使宜酌我綜率同使者五人起為壽遼主亦離席酬之歡甚既還宰相陳執中以為生事故責之尋改知許州以滑州當北使所由道也

乙未侍御史宋禧為兵部員外郎同知諫院先是禧鞫衛士獄於内侍省不能究其本謀獄既具内侍又使禧自為牒稱無敢漏洩已而乞徧於宫省置防謹火燭牌及伐禁中臨簷巨木畜羅江犬以備盗朝論非笑因號曰宋羅江開封府判官曹穎叔言禧為制使辱命請寘于法不聽至是又擢諫官曹穎叔以府判論事前此未見其事當考　御史何郯言臣伏聞禁中自盗發以來逐日分布内臣坐甲直宿以至伐木拆屋繕治垣墻增置關鍵具於備豫之

方固亦甚至然臣以事體酌之恐為陛下之計者誤也為今之宜其在一震威怒以示誅罰正大法以繩其慢舉大刑以討其姦斥邪偽附下之類先絕其萌芽究賊亂犯上之徒務去其根本不容無良而與衆共棄不漏有罪而示人以公法令既行紀綱既正以此御下孰敢不虔雖不增宮闈之警而其備堅不加省户之衛而其守固與夫區區從細末之事者不同年而語矣臣况聞陛下過自警戒中宮之樂工已盡罷後苑之獵具已盡

除其於謹天戒而飭聖躬雖詩書所稱遇災修德之君遠不能逮然於禁防之設所舉者近而所忽者遠所謹者小而所遺者大臣竊惑焉伏乞聖慈以臣愚言命公卿大夫當廷公議一舉法令威刑之柄以除邪偽賊亂之階庶主威益尊國命益振内患既弭外虞自除則天下幸甚

丁酉自萬壽觀迎宣祖太祖御容奉安於睦親宅按宋史仁宗紀作丁酉奉安宣祖太祖太宗御容於睦親宅今書中遺漏太宗疑誤 真宗御容於天章

閣

王則之亂州郡大索妖黨被繫者不可勝數上恐濫及良民三月壬寅詔諸傳習妖教非情涉不順者毋得過有追捕　時京師有告妖人千數聚蔡州之確山縣詔遣中使召捕者十人至則請以廵檢兵往索之知州吳育謂曰使者欲得妖人還報邪曰然曰育在此雖不敏聚千人境内無容不知此特鄉民用浮屠法相聚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今以兵往人必驚疑請留

無往中使聽之未幾名十人者果至械送闕下皆無罪而告者伏辜

甲辰詔禮部貢舉

丙午贈恩州通判國子博士董元亨為太府少卿録其子沂為太常寺太祝孫兗咨堯詢為將作監主簿判官李浩子偃為魏縣尉俅南和尉侃衡水尉司理叅軍王奬子規覬清河令齊開子康民康功主簿王渋子安寧安世並為諸州司士叅軍仍詔規等俟年及格與堂除

萬户縣尉又贈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張絪為右領軍衛將軍

辛亥命鹽鐵副使兵部員外郎仲簡為陜西體量安撫使　祠部員外郎任顓權判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初夏國遣吕尼舒來納欵要請凡十一事其尤者欲去臣稱男選顓押伴一切折以義辭屈而去及孫延壽再使雖上表已稱臣而猶欲以青鹽通中國及自買賣又乞增歲賜至三十萬詔惟許榷場及添賜五萬其議多顓所

陳者曩霄既為其下所殺遣楊守素來告哀而守素乃康定中為曩霄謀不稱臣納所賜節者也顓適自京西轉運使奏計京師上以顓嘗屈尼舒定延壽之議留顓館伴顓問守素曩霄所以死守素不能對終其去不敢桀驁中書擬顓知鳳翔府上曰任顓應接楊守素事畢宜備朝廷緩急委任鳳翔不難得人執政有不悅顓者因命以此官

甲寅幸龍圖天章閣召近臣宗室觀太宗游藝集真宗

幸澶淵詩碑及三朝瑞物又出手詔賜輔臣曰朕承祖宗大業頼文武藎臣夙夜兢兢期底於治間者西陲禦備天下繹騷趣募兵師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累歲于兹公私匱乏加以承平寖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濫員多闕少又牧宰之職以惠綏吾民而罕聞奏最將帥之任以威制四方而艱於稱職豈制度未立不能變通於時邪簡擢未公不能勸勵於下邪西北多故敵態難常獻奇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備豫不

虞理當先物思濟此務罔知所從悉為朕條畫之又詔翰林學士三司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曰欲聞朕躬闕失左右朋邪中外險詐州郡暴虐法令非便民者及朝廷幾事其悉以陳皆給筆札令即坐上對而宰相陳執中固辭上復敦諭至於三四乃聽兩府歸而上之時樞密使夏竦知執中不學少文故為帝謀以策訪大臣面使條對竦意實欲困執中也執中方力辭未許叅知政事宋庠進曰兩漢對策本延巖穴草萊之士今備位政

府而自比諸生非所以尊朝廷請至中書合議上對許之論者以為知體　是日翰林學士張方平既退朝會鎖院草制方平即條對所問夜半與制書俱上曰康定慶歷之間朝廷議刺民兵陞廂軍充禁旅臣時任諫官屢上章疏極言其害至於今日事勢果然臣昨在三司計會天下財用出入之籍及建隆以來兵數乞朝廷速加圖議蓋太祖畜兵不及十五萬人太宗朝不過四十萬人章聖備禦西北兵籍頗增祥符以後住招募斥疲

老以減冗食至於寶元幾四十年天下可謂乂安向因夏戎阻命宰相非其人慮害不深事失幾先遂致大擾陝西河北京東京西增置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揮武衛七十四指揮宣毅一百六十四指揮更於江湖淮浙福建諸路又添宣毅一百二十四指揮凡內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舊兵且八九十萬人其鄉軍義勇州郡廂軍諸軍小分剩員等不在此數軍人日多農人日少三邉稅賦支贍不足募人入中糧草就京給

還錢帛加擡則例價率三倍外則刻剝諸道之物中則
侵用内帑之財厚賞聚斂之人賤立鬻官之令苟循目
前之急莫為經久之慮凡此冗兵非惟困天下之財用
方且成天下之禍階若不早圖後無及矣然兹事體實
大非君臣同心而上下協濟則事必難成伏望陛下先
且將臣此言詳問兩府若别有長策豈財足食則非臣
淺智所及若量入為出則乞嚴令天下禁止招募命逐
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分按所部揀選疲老便與放停歲

須三兩次更互廵歷只依常程旋旋揀放無得宣露家旨若雖係禁軍其間羸弱憚於教閱願退就廂軍者亦聽從便委樞密院㸃勘軍籍其人數少者即令團併其馬軍無馬願補填步人者稍與補充近上衣糧優處軍分其有馬者即與團併足成指揮仍詔諸路經略部署司使知朝廷深意有專愎自任無體國之心者亦在陛下斷自聖心懲一足以警衆矣皇祐元年十二月何郯云昨詔諸路轉運使選退州郡老弱兵必是用方平此議也臣曾勾當三班院在院使臣景祐中

約計四千餘員今六千五百餘員臣勘會學士院兩省以上官景祐中四千餘員今六千餘員臣任御史中丞將本臺班簿點算景祐中京朝官不及二千八百員臣判流内銓取責在銓選人畢竟不知數目大約三員守一闕略計萬餘人十年之間所增官數如此若更五七年後其將奈何今略數入仕之門禮部貢院所放進士明經外近例率以舉數編排別試名恩澤人每牓不下三數百人文臣兩制兩省少卿監以上每歲奏廕子弟

方平論大御監每年聖節陳乞恩澤已附六年四月壬子諸路轉運司提點刑獄正郎及帶職員外郎遇郊恩子弟亦例得奏蔭武臣自諸司副使軍職大校以上至於宫掖嬪御内臣近職每歲或遇郊恩奏蔭皆有常例又文武官因職任或致仕遺表及諸色特恩録用又諸班殿侍三司軍大將内外胥史牙校出職如計會每歲入官之路徼倖攀援日生新例不可勝數澄源培本在陛下命令而已乞令中書樞密院各具逐年諸色入仕名目及人數取其徼倖奬濫

尤甚者逐色别立條約稍加裁損其屬三司殿前司羣收
司等處酬奬條貫亦乞重行詳定臣聞先朝以前雖將相
大臣之子孫猶多白衣未仕者今自少卿監以上輙每歲
任一人不亦過乎祖宗之時文武官不立磨勘年歲不為
升遷資序有才用名實之人或從下位便見超擢無才用
名實之人有守一官至十餘年不改轉者其任監當或知
縣通判知州有數任不得遷者故當時人皆自勉非有勞
效知不得進自祥符後朝廷之議益循寬大故今自監當

入知縣知縣入通判通判入知州皆以兩任為限又令守官及三年即例得磨勘先朝行之人始知恩未見有弊及今歲年深久習以為常皆謂本分合得無賢不肖莫知所勸願陛下革此制其應磨勘敘遷者必有勞績可襃或朝廷特敕擇官保任者即與轉遷如無勞績又不因保任者更增展年考其保任之法不當一例應選擇清望有才識之人即命舉之如此則是委執政之臣舉清望官委清望官舉親民官官有闕員隨員數令舉又足以見聖恩急才

愛民之意也至於將帥之任尤在駕馭得術仍宜久於其職祖宗任李漢超郭進賀惟忠李謙溥姚內斌董遵誨侯贇楊延昭等遠或二十年近猶八九年假之事權略其細故不為間言輕有移易責其成效而已又不與高官常令其志有所未滿不怠於為善也今則不然武臣指邊郡謂之邊任借之為發身之地歷邊任者曾無寸勞薄效不數年徑至橫行刺史防團廉察能飾廚傳熟於人事者即以為才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川未及

知軍員士伍未及識吏民士俗未及諳已復去矣願陛
下監祖宗故事重爵賞以待功勞責久任以觀能效亦
馭將帥之一節也臣頑踈不達治道據詔問所及謹以
近事上對其詔旨所不及者亦不敢僭易有陳也帝覽
奏驚異詰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即日復上
對曰今兹聖心因昨保州恩州之變得無常以河北為
意者乎自唐天寶之後河北兵素以驕悍自處又北接
遼境朝廷每加姑息實難處置欲選擇軍校以嚴整之

則其遷補皆不出本營非若在京及諸道可以轉員移易也欲揀選上京别補軍分則子弟姻婭蔓連根固樂土重遷非若在京及諸道可以選募轉徙也欲陞遷軍分以利動之則衣糧素厚難以更行增給臣曾勘會河北廂禁軍僅二十萬人禁軍五之四然體問其中疲老不任征役者甚多若朝廷密諭安撫部署司及轉運使提點刑獄官此後一切且住招填令依常例旋行揀放頻作番次揀選少作人數放停使由之而不知無得漏

露朝旨數年後稍稍團併據所闕指揮發在京禁軍就遂州駐劄使其勢足與土兵相制庶乎置器於安也今

茲聖心因昨衛士震驚宮省得無以親衛為意者乎臣按周官虎賁士掌守王宮皆士也趙左師觸讋託其子於太后願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蓋王宮之衛兼用卿大夫之子弟也秦漢以來宿衛之士不惟選材武必取馴慤壯愿之人以其近尊者不可不審也國初循周制置諸班直備爪牙士屬殿前司又置親從官屬皇城司

其宿衛之法殿外則相間設廬更為防制殿內則專用親從最為親兵也然募置之法則異於古皆惰游無根蔕莫容其身者乃來應募前此變故卒生意外臣恐當有以懲創之若於諸班直中選其年勞久次者至於東西下班殿侍有門閥家業者及諸軍中死事者之孤稍有材力勝兵者嚴立保委之法選取千人以充殿內之衛仍領屬皇城司令樞密院殿前司立定選補格式歲月更代之法歲滿則優遷之願留者令皇城司保任委

是壯愿謹良則聽留若其功過之準教習之法居處之
制頒給之例即請自朝廷裁議臣聞太祖訓齊諸軍法
制甚嚴軍人不得衣皂但許衣褐其制不得過膝豈有
紅紫之服葱韭不得入營門豈知魚肉之味每請月糧
時營在城西者即於城東支營在城東者即於城西給
不許雇車乗須令自負以勞役之令行禁止軍士亦以
足用今則異矣臣嘗入朝見諸軍帥從卒一例新紫羅
衫紅羅抱肚白綾袴絲鞋戴青紗帽拖長紳帶鮮華爛

然其服裝少敝固已恥於衆也一青紗帽市估千錢至於衫袴蓋一身之服不啻萬錢今之上四軍請給比諸軍為至厚然月受千錢止可買得一帽爾度所戴帽歲須二枚補染服裝須要鮮潔則於諸事略稱此也計其所受廩給不足一身之費若有妻子安得不飢凍妻子既不免飢凍小人之情豈能不歸怨於上此軍情所以易動也至於常程特支例只對料錢勘請朝廷一次特支在京約用錢三十萬貫及入軍人之手何足為用是

朝廷不勝其困軍中殊未有濟所以致此者何由乎習為侈汰之弊也願陛下清閒之餘試召軍帥如此問之便可容令條陳以何術可以革今日之奢靡以何道可以復昔時之樸素如帥臣能自節約以身率之則軍人庶乎可以存濟矣臣竊惟陛下御極于今且三十年甚盛之事所以感格天地結洽人心之深者以其至仁慈厚好生惡殺能急深刻之罪寛縱出之罰哀矜庶獄惟刑之恤也近因貝賊挾妖為亂朝廷又追劾李晏之獄

張存等例蒙重罰州郡承風覺發妖事至於誦經供佛符咒禁術盡遭捕繫蔓延平民豈無姦人乘便創造疑似或挾讎怨更相攀引搒掠之下何求不獲臣見判審刑院奏案七十餘道內二十餘道係是妖事雖近降朝旨嚴加止絕但恐官吏指李皐為鑒戒無復更用平恕之心臣聞賞罰猶風也人情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人情隨賞罰而遷矣臣惜陛下三十年甚盛德功虧於一簣寶元之後國家多故邉陲繹騷人事紛紜災異屢見

中外屬任之官鮮著事效推諸人事勢可憂已聖心焦勞寅畏祇厲日謹一日迄此乂寧獨賴陛下至仁慈厚之德所以感格天地結洽人心之深者也奈何輕用刑獄以危天下招致沴氣以速民怨乎凡臣所陳實時要務然皆事之一節爾至於天下大勢臣請為陛下言之臣觀古今治亂之變不在他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上下之勢合事無大不成上下之勢離事無小不敗比年以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

為賢天下承風靡然一變又外人議論展轉緣飾沽激儌儌惟恐不及敗壞雅俗遂成險薄内則言事官外則按察官多發人閨門曖昧年歳深遠累經赦宥之事而又諸色小人至吏胥僮僕覷時得逞敢於犯上創造詞説朝廷便行濟以愛憎何所不至故自將相而下至於卿大夫士惴惴危恐莫有泰然而自安者一動一為輙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心體為國立事者哉臣竊詳聖意豈欲人情

風俗之如此歟但以其所由來者漸矣自上及下無不知此者但莫肯為陛下深切開陳之也理道之壅無大於此上下之勢離阻若是則誰與陛下同心一德而深謀遠慮者哉既無同心一德之人深謀遠慮之事則天下之務何以致治願陛下深為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在審於聽受而已上覽奏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方平國史載甲寅詔問近臣對者獨稱魚周詢詳敏蓋未及知方平所對尤敏且詳也方平本傳因神道碑但舉大略今從方平集掇取附見仍列周詢所對于後方平神道碑又云上御迎

陽門名兩制近侍役賜問且獨引方平近御榻密訪之方平曰暴人之私迫人於險而懷之我不為也終無所言案正史方平與李淑宋祁通籍紳同時好傾陷人者神道碑恐飾說今不取

御史中丞魚周詢答手詔所問曰陛下患西陲禦備天下繹騷趣募兵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臣以為唐季及五代强臣專地中國所制疆域非廣及祖宗有天下俘吳蜀楚晉北捍獯鬻西服羌戎所用甲兵所入稅賦比之于今其數尚寡然而摧堅震敵府庫無空虛之弊縣官無煩費之勞蓋賞信罰必將選兵精之效也近元昊

背恵西邊宿師朝廷用空踈闒茸者為偏裨募游惰怯懦者備行伍故大舉即大敗小戰輙小奔徒日費千金度支不給賣官鬻爵淆雜仕流以鐵為錢隳壞國法而又官立鹽禁驅民齎葦蕩析常產怨咨盈路去秋水旱繼作今春饑饉相屬生靈重困於兹為劇今元昊幼子新立廼朝廷寛財用惜民力之時也速宜經制以紓匱乏之願委安撫使與本路守邊掌計臣僚同議裁減冗兵節抑浮費禁止横斂廪假貧民去武臣之庸懦出守窂

之貪殘仍冀特發宸斷出內帑錢助關陝經費使通鹽
商之利改錢幣之法宣布德澤與民休息然後勸勉農
桑隱括稅籍籠遺利抑兼并則公有羨財私有餘力矣
陛下患承平寖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濫員多闕少滋長
奔競靡費廩祿臣以謂國家於制舉進士明經之外歲
有任子流外之補負瑕釁服輿臺者又置於班列歷年
既久紛猥塞路周行之內大半非才求人之際鮮堪適
用而亟更數易交錯道塗員數有定詔除無限凡守一

闕動踰再歲其預閙籍服武弁者按薛應旂續通鑑作須閙籍服武弁者此云閙籍誤今改正坐費水衡之給虛計歲考之期赴銓調守選格者居有困窮之嘆多隳廉恥之行官冗之弊一至於此願陛下特詔進士先取策論諸科兼通經義中第釋褐無令過多其文武班奏薦并流外出官者權停五七年自然名器無濫奔競衰息矣陛下患牧守之職罕聞奏最臣聞漢宣帝勉勵二千石有治效者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闕則以次用之故良吏為盛國家鑒

諸侯專地之患一切用郡守治之而朝班浸冗序遷者衆廼有地處蕃宣秩為卿監而未歷省府提轉則為沉抑内重外輕何以求治改弦易轍正在此時願詔兩府大臣選委兩制臺諫官叅舉如兩任通判可充知州軍京朝官依次除補若治狀尤異即升省府提轉其常例入知州及大赦舉提刑並一切停罷則進擢得人牧守重矣陛下患將帥之任艱於稱職臣聞晏子薦司馬穰苴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是知將帥之才非備文武則

不可為也我朝自二邉款附久不用兵近歲有西北之警補授帥臣出於遽猝非自卒伍即恩澤倖無信義以結士心無莊嚴以正師律退則奔北進則被擒虧損威靈取侮西夏命將之失未有若今之甚也謂宜擇名臣選舉深博有謀知兵練武之士不限資級試以邉任臨軒敦遣假以威權如祖宗朝任郭進李漢超輩閫外之事俾得專之無以謗讒輕有遷徙使其足以取重則安有不稱職之憂乎陛下患西北多故敵態難常獻竒謫

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物臣聞
國家和約北遼爵命西夏偃革止戈踰四十載而守邉
多任庸人不講武備因循姑息惟冀陞遷羌人野心窺
見表裏故景祐之末元昊猖狂慶歴之初耶律悖慢覆
軍殺將以疲關陜之民厚幣卑辭而解幽燕之敵皆用
苟安之謀無經遠之策此班固所謂不選武略之臣恃
吾所以待寇而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者也願陛
下特議於三路減兵馬之駑冗者以紓經費以息科斂

然後選將帥擇偏裨使戢肅驕兵飭利戎器識山川形勝用兵奇正河朔曠平可施軍陣亦宜講求其法雖二敵變生異時侵軼恃有所待庶幾無患矣居數日復上對曰臣已奉詔條畫時務而陛下復躬親訪逮蓋以諸臣所對未究根本故求可行之策臣不敢為文辭輙布愚直竊冀有所補焉所謂今之闕失者陛下聰睿高出前古然聖慮所未至臣下所難言者惟責任不専用人猜疑為大也自昔年二府大臣及臺諫官有互為表裏

者聖聰覺悟已行黜典二府及臺諫互為表裏已行黜典周詢蓋指范仲淹歐陽修等也遂以謂人皆朋比無復忠信令中外之臣每進對於前但敢攻人過失即為公論若言及忠良材能云可任用則慮聖意疑為朋黨故使忠邪未盡分善惡未盡聞也所謂責任不專者今執政大臣心知某事可行某法可罷但拱默自安不肯為朝廷當事致文武大政因循弛廢此又闕失之大者臣願陛下聽政之外選材識之臣獨對便殿訪諸臣能否曰某人宜何用某人不足用

然後廣詢博采參驗異同俟其得實則行進退或上承
聖問而情有詐欺憎惡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何人更
敢朋黨又任用之際責其成效果敢當事者則優與進
擢因循形迹者則黜居散地何人敢不盡其心乎詔又
患文武姦回中外險詐者臣聞易曰拔茅茹以其彚征
吉言君子小人道同性合相引翼而進也今朝廷根本
陛下股肱者二府大臣也安危治亂繫此數人在祖宗
用吕端李沆王旦馬知節及陛下即位之初用張知白

王曾魯宗道輩持重處正深博有謀當時引薦擢任不聞有朋邪險詐者今陛下知二府或非其人不能奮然黜逐使彙征之勢來者未已自古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百官欲矯革此風不先正大臣則所謂形未端而求影之直源未澄而欲流之清也詔恚州縣暴虐法令更張者祖宗積德陛下好生失出者不為深罪失入者終身負責宜長人之吏上體寛仁愛育黎庶而或有暴虐者蓋公家急於賦斂以嚴集事貪吏因緣生姦以威動衆

使之然也夫法令者治世之銜勒宜守而勿失若祖宗法令可以經久者不宜無名更易近樞密院改内省條令似與曩者負罪之人預為復進之地中外喧然以為不可況内省者左右之近密朝廷者四方之根本倘不能堅守法令則天下何以取信乎願遴選刺史縣令諭以愛民之意則州縣無暴虐之患矣裁抑權貴無使輕易條憲則法令無更張之失矣密院改内省條令不見於實録當考

乙卯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郇國公章得象守司空致

仕遇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月給見俸春冬衣比太子太師給衣俸在四月戊申今并書

丙辰資政殿學士給事中知青州富弼為禮部侍郎始王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劍印於妖師欲以衆叛屠城應則握之婿楊俊詣弼告之齊非弼所部恐事泄變生時内侍張從訓銜命至青弼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齊諭守臣發兵取之無得脱者乃自劾擅遣中使之罪上嘉之故有是

命弼固辭不受

戊午知齊州都官郎中劉叅為太常少卿

庚申命翰林學士錢明逸詳定赦前天下欠負

壬戌御崇政殿録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杖以

下釋之

癸亥御迎陽門召知制誥待制諫官御史等詔之曰朕

欲聞朝政得失兵農要務邊防備禦將帥能否財賦利

害錢法是非與夫讒人害政姦盜亂俗及所以防微杜

漸之策悉對於篇是日知制誥曾公亮以母病在告亦遣內侍賜詔令上對　殿中侍御史何郯既對詔所問又言臣竊以古者人君聽政以天下至廣非一人聰明所能盡是故內取公卿大夫謀於朝外採百工庶人議於下使下情無不通羣言無不達然後中外相濟政理所以無過差焉今國家設侍從之官自翰林學士至天章閣待制皆取文學極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材並由此出自是相承朝廷唯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臣下

亦以職分當爾而自安於循默以天下利害之大備言責者唯御史諫官僅十員而欲陛下聰明無所遺政理無所失者不可得矣唐太宗置十八學士與之議天下事故貞觀一代稱為至治斯從臣輔助之明效也在明皇時則有集賢學士張説以圖國政在德宗時則有翰林學士陸贄以參戎機以至憲宗得李絳而斥近倖之蔽敬宗因韋處厚而辨忠邪之分皆由時君開懷用意以待臣下故感慨之士得以効其節今天下多故政令

舛失者不一使賢智之士驅馳尚恐不足救其弊若猶復雍容拱黙為髙以言議非責則朝廷之事何所寄焉近日伏聞中詔命羣臣論議時事斯誠陛下求治之志務通壅蔽然恐天下利害非一日可盡條陳欲乞特頒詔㫖告諭兩制兩省臣僚自今有聞朝政闕失政令過差軍機利害雖非職並許上章論列仍委中書置籍具録所上章疏遇欲進用臣僚令取有裨補多者用為選首所冀親侍之臣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鄭奏乞許

兩制兩省言事不知何時今附此奏云近日中詔命羣臣論事當考

乙丑殿前副都指揮使寧武軍節度使李昭亮為宣徽北院使罷軍職時開封府鞫被告妄言休咎兵士辭連昭亮御史何郯乞別差官交割昭亮殿前司事免生危疑而昭亮亦自求罷故有是命昭亮尋出判河陽會要云昭亮以恩例遷此當考

丙寅詔樞密院內臣諸司使副在邊五年而無過者遇帶御器械闕以名次取旨帶御器械五年而無過者內

侍省押班闕亦如之其内侍省都知入内都知押班並聽特旨乃除　翰林侍讀學士葉清臣在永興條對甲寅詔書所問其言多劘切權貴且曰陛下欲息奔競此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惇厚人知止足宰相用憸佞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渾波向有職在管庫日趨走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言以資耳目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乃

列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官為天子耳目今則不然盡為宰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捃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喜則從而唱和為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用為訐直供職未逾歳時遷擢已加常等宋禧為御史勸陛下宮中畜犬設棘以為守衛削弱朝體取笑夷狄不加訶譴擢為諫官以此術略獻納左右王逵兩為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剥百姓徒配無辜

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河東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其他所列利害甚衆王逵正月戊戌爲河東漕案曾鞏銘逵墓及包拯彈逵章並稱河東清臣稱有河北之行恐誤今改之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四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歷八年夏四月己巳朔封曩霄子諒祚為夏國主祠部員外郎任顓為冊禮使供備庫副使酸棗宋守約副之諒祚生甫三月諸將未和議者謂可因此時皆以節度使命諸將使各統所部以分弱其勢冀絶後患判延

州程琳按判延州程琳薛應旂王宗沐續通鑑皆作陜西安撫使與此互異言辛人之喪非所以示國體不如因而撫之或請乘隙舉兵知慶州孫沔亦言伐喪非中國體上諾其言遂趣有司行冊禮然議者頗惜其失機會各以節度使授諸將以分弱其勢今何郯奏議有此不知當時復有何人當考程琳本傳又云朝廷既行冊禮夏人方圍慶陽琳止詔使於鄜曰諒祚貪此可紓慶陽之難乃具禮幣賜予之數移報之果喜即日迎冊使而慶陽圍亦解按諒祚此時方自保不暇何敢更圍慶陽本傳必誤按附傳及歐陽修墓銘神道碑亦不載此事不知本傳何所據也今不取

工部侍郎叅知政事丁度數請罷御史何郯又言臣竊

以朝廷正二府之名重大臣之選皆有副貳以相叅維或用之有勞固當進任或試之不效安可備員伏見丁度由近侍之班預顯用之柄列在三事于兹累年而位望益隆才名益損但務保身而寡過曽無經國之遠圖況方講戎機動資廟略謀茍多誤事何以安度又素被輕媚之名殊非沉遠之量上無所益國體下不能服人心兹為具臣難處重任且用人當否繫國重輕執政之臣事體尤大不可以恩假不可以幸遷必須其材乃授

此位材苟不稱則莫如闕焉伏乞斷在不疑退之以禮

辛未度罷爲紫宸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從度之

請也度罷以癸未今從百官表　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權三司使明

鎬爲參知政事文彥博自貝州入相數推鎬功故丁度

罷而鎬代之

壬申知澶州禮部侍郎王拱辰落翰林侍讀學士兼龍

圖閣學士給事中柳植落翰林侍讀學士知蔡州知益

州刑部郎中程戡落樞密直學士知鳳翔府右諫議大

夫魚周詢落權御史中丞知永興軍並坐嘗薦張得一也

癸酉給事中知蔡州吳育為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先是御史何郯言朝廷新置紫宸殿學士代文明殿學士在資政殿大學士上班列絕高未嘗輕授丁度既罷政遂蒙特除且兼侍讀之職聖意良以二府大臣於進退之間務推恩禮竊見吳育去歲罷樞密副使出知許州不聞顯過止改給事中一官況育才業於時少比使居

學士之列適其宜也至今尚未蒙加一職名恐於待舊臣之禮殊未均一欲望存録舊德比丁度例加一職名所冀均行寵數敦奬材傑從之

甲戌御從政殿閲諸軍轉員凡三日　翰林侍讀學士户部郎中知永興軍葉清臣為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咸平末并三部為使官輕者則為權使公事康定初清臣已為權使公事令再領三司當為使而又為權使中書誤也自是遂分權使與權使公事為兩等此據會要又三司

使舊班在翰林學士之上權使即與正同三司使結銜皆在官職之上及是宰相陳執中欲抑清臣降敕時移權三司使在職下結銜其後遂班翰林學士之下尋有論列者結銜雖依舊而權三司使初除閤門取旨間有叙學士上者然不為定制此據沈括筆談

祠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張堯佐為兵部郎中權知開封府侍御史知雜事張昪言堯佐緣恩澤進用太驟非所以公天下不報

河北轉運使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杜杞為天章閣待

制環慶都部署經略安撫使兼知慶州杞前平廣西蠻
坐殺降賞不行於是杞上言殺降者臣也得罪不敢辭
將吏惟臣所使其勞未録臣不敢先受命因悉為行賞
自曩霄既稱臣而數犯約抄邊邊吏避生事縱不爭杞
始至蕃酋蒙桑率衆千餘人内附事聞詔杞如約杞言
如約當還而蒙桑得罪夏人勢無還理遣之必反為邊
患議未決夏人以兵入界求蒙桑蒙桑走自匿夏人遂
殺邊户掠牛馬而求蒙桑愈急有詔責杞杞言彼違約

舉兵蒙桑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蒙桑不可得夏人不肯償所掠杷亦卒不與蒙桑蒙桑事不在杷始至時今附見不知杷果以何時至慶州程琳傳所言夏人圍慶陽或即指此也然必不與冊禮同時且近邊小小冦抄爾慶陽元未嘗被圍若慶陽被圍則關輔駭矣琳傳必誤今不取

丙子再降知池州左諫議大夫張存知郴州坐嘗舉張得一也　詔科場舊條皆先朝所定宜一切無易時禮部貢院言四年宋祁等定貢舉新制會明年詔下且聽須後舉施行今秋試有期緣新制諸州軍發解但令本

處官屬保明行實其封彌謄録一切罷之竊見外州解送舉人自未封彌謄録以前多採虛譽茍試官別無請託亦只取本州曽經薦送舊人其新人百不取一封彌以後考官不見姓名即須實考文藝稍合至公又新制進士先試策三道次試論次試詩賦先考策論定去留然後與詩賦通定高下然舉人每至尚書省不下五七千人及臨軒覆較止及數百人蓋詩賦以聲病雜犯易為去留若專取策論必難升黜蓋詩賦雖名小巧且須

指題命事若記問該富則辭理自精策論雖有問目其間敷對多挾他說若對不及五通盡黜之即與元定解額不敷若精麤畢收則濫進殊廣所以自祖宗以來未能猝更其制兼聞舉人舉經史疑義可以出策論題目凡數千條謂之經史質疑至於時務亦抄撮其要浮偽滋甚難為考較又舊制以詞賦聲病偶切之類立為考式今特許倣唐人賦體及賦不限聯數不限字數且古今文章務先體要古未必悉是今未必悉非嘗觀唐人

程試詩賦與本朝所取名人辭藝實亦工拙相半俗儒是古非今不為通論自二年以來國子監生詩賦即以汗漫無體為高策論即以激訐肆意為工中外相傳愈遠愈濫非惟漸誤後學又恐後來省試其合格能幾何人伏惟祖宗以來得人不少考較文藝固有規程不須變更以長浮薄請並如舊制故降是詔五年三月己卯已詔貢院所試詩賦經義並如舊制本志以為揚察建議而實錄但云上封者言新制不便不出主名八年四月丙子又下詔乃具貢院申請貢院申請即本志所書揚察初議也按察本傳察權判貢院初建此議當五年三月既已施行

八年四月貢院復有申請其議則實察五年所建者但不知此時察仍判貢院或已罷爾今兩存之仍於此年依實錄不出察主名本志又於此詔後書張方平知舉請下詔戒辭賦新體按方平以六年二月知舉本志誤矣

初詔外州發解到省差官覆考尋罷之蓋慮因此或致抑退寒士故也此據成都編録條貫冊乃五月十八日指揮

丁丑詔開封府畿赤諸縣丞主簿尉不許他處奏辟

巳卯契丹國母遣左監門衛上將軍蕭惟信寧州觀察使趙為航契丹遣安遠節度使耶律章起居舍人知制誥史館修撰吳湛來賀乾元節

辛卯置河北四路安撫使命知大名真定府瀛定州者領之資政殿學士給事中韓琦知定州禮部侍郎王拱辰知瀛州右諫議大夫魚周詢知成德軍先是賈昌朝判大名已兼河北安撫使矣昌朝判大名在七年三月初朝廷經制河北武備議者欲增兵屯程琳自大名府徙永興軍徙永興軍在六年二月上言曰河朔地方數千里連城三十六民物蕃庶川原平坦自景德以前敵數入寇官軍數衆罕有成功蓋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之兵形勢不接名

發之際交錯非便況建都全魏以制北方而兵隷定州真定府路其勢倒置請分河朔兵為四路鎮定十州軍為一路合兵十萬人髙陽闗十一州軍為一路合兵八萬人滄覇七州軍為一路合兵四萬人北京九州軍為一路合兵八萬人其駐泊鈐轄都監各掌訓練使士卒習聞主將號令猝緩即成部分下其章判大名府夏竦議竦奏鎮定二路當敵冦之衝萬有一警各藉重兵控守要害迭為應援若合為一則兵柄太重減之則不足

以備敵又滄州久隸高陽關道里頗近瀕海斥鹵地形沮洳東北三百里野無民居非敵人蹊徑萬一有警可決漳御河東灌塘淀隔閡敵馬未易奔衝不必別建一路惟北京為河朔根本宜宿重兵控扼大河內則屏蔽王畿外則聲援諸路請以大名府澶衛濱棣德博州通利軍建為北軍路四路各置都部署一人鈐轄二人都監四人平時衹以河北安撫使總制諸路有警即北京置四路行營都部署擇任兩府重臣為之議未決夏竦

入為樞密使賈昌朝判大名復命規度昌朝請如竦議惟保州沿邊廵檢并雄霸滄州界河二司兵馬自國朝以來於諸邊最號强勁今未有所隷請以沿邊廵檢司隷定州路界河司隷高陽關路於是下詔分河北兵為四路北京澶懷衛德博濵棣州通利保順軍合為大名府路瀛莫雄恩冀滄州永静乾寧保定信安軍合為高陽關路鎮邢洺相趙磁州合為真定府路定保深祁州北平廣信安肅順安永寧軍合為定州路凡兵屯將領

悉如其議惟四路各置安撫使焉兵志云凡兵屯將領悉如其議按竦及昌朝初議四路各置部部署等而河北安撫使仍以知大名者領之今四路各置安撫使非竦昌朝初議也葢亦畧增損矣故特表而出之韓琦言兵勢太分請合定州真定府為一路髙陽關大名府為一路朝廷以更置甫新不報詔四路兵依陜西遣部將往來按閲又詔自今戍兵毋揀充捧日龍衛天武神衛等軍此並據本志云時契丹來議關南地朝廷經制河北武備按議關南地乃慶歴二年與程琳徙陜西不相關琳徙陜西則慶歴六年也今削去時契丹來議關南地八字實録於七年八月乙丑先書析河北為四路葢誤也已削去

甲午命權御史中丞楊察同定奪陝西河東銅鐵錢利害具六月末交州入貢以進奉使兵部員外郎蘇仁祚為工部郎中副使東頭供奉官陶惟懽為内殿崇班仁祚等初來時未見

丁酉降衛州團練使知澶州王德基為四方館使榮州刺史西上閤門使知保州王中庸為引進副使殿中侍御史劉元瑜罰銅三十斤並坐嘗舉張得一也

初改文明殿學士為紫宸殿學士丁度罷政首以命之

御史何郯言紫宸不可為官稱五月乙巳詔改舊延恩殿為觀文殿仍改紫宸殿學士為觀文殿學士班次如舊制

乙夘兵部員外郎知諫院宋禧出為江南東路轉運使

己未改荆湖北路禧雖罷諫職猶得為監司議者非之

御史何郯言臣聞治天下者欲保邦於常安無他道焉其要在核名實别邪正而任之爾夫邪與正不相須治與亂不相遠用君子而消羣枉則治之表用小人而

黜衆正則亂之階所以自古聖哲於治亂安危之際未甞不丁寧切至以進君子抑小人為戒非其好惡有所偏蓋以邪正雜揉而進則國之興衰未可期焉民之否泰未可保焉故不得不辨明矣然知人之難歴聖所病雖遇睿哲之君不無奸慝之臣以堯之聖而其臣有毀信廢忠之害以舜之明而其臣有讒說殄行之惡然雖始失而任使終悟而放黜此二帝之所以稱聖明也以古揆今邪正之徒無世不有雖有邪偽而使之不能害

理者其由人君公用舍而已伏見樞密使平章事夏竦其性邪其欲佞其學非而博其行偽而堅有纖人善柔之質無大臣鯁直之望事君不顧其節遇下不由其誠肆巳之欺誣謂可以蔽明任巳之側媚謂可以矯正犯紀律之所戒而不恥冒名教之所棄而不疑聚斂貨殖以逞貪慾不可格以廉恥之行比周權倖以圖進取不可語以忠正之方夫以此厚禄極竦之量可謂盈矣以此寵位稱竦之材可謂過矣而猶其求無厭其進不止

動有覬望務為奇邪人之無良一至於此近者衛兵為
亂突入宮掖變故之大可為寒心凡在職守失於防察
責其慢官宜寘大戮而竦只縁管皇城司内臣楊懷敏
素與交通曲為掩藏欲以結納主憂於上而不為之恤
民議於下而不知其非但欲私相為恩未嘗公議其罪
所以致官司之責不均一賊黨之惡不究窮是謀為巳
利則慮深圖去君害則計淺居股肱腹心之任所舉如
此不忠莫大焉今千百具僚皆謂懷敏失察賊亂只縁

官責其罪小夏竦多懷顧慕不奮臣節其罪大今懷敏既黜而竦獨留中外之心無不憤激況竦兩以明恩進拜皆用清議改除衆口謂之姦邪聖心諒已諳悉棄而勿用茲謂至公而方且謂之有才任而不改其於含垢匿瑕則為過甚其於去邪除惡竊所未安且前代立法本為束縛有才姦邪而才必亂天下若不防之於始又何以救之於終況以陛下唐堯虞舜之資而監竦檮杌窮奇之行寘之有罪斷然不疑伏望陛下上為社稷之

謀下慰臣庶之望與衆永棄示人不私豈不盛哉豈不
快哉臣以孤生屢抗大議犯權貴而為私室之計則擯
斥讒邪而為公朝之利則忠臣料夏竦知臣上言必是
指臣為矯誣目臣為朋黨然竦明有過惡安得謂之矯
誣臣素無附麗何以謂之朋黨竦若猶飾其過臣請面
議其事仰祈聖明俯臨肝膽當時言竦姦邪者必不止
卿一人而卿傳獨稱卿言
竦不可為樞密使又卿奏
議有此章甚備故具載之
辛酉樞密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夏竦罷樞密

使判河南府言者既數論竦姦邪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上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俄頃張方平至上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亟草制出之方平請撰駁辭上意遽解曰且以均勞逸命之　何郯又言伏聞夏竦陳乞一殿學士職名且欲預在侍從緣朝廷進退大臣恩禮至厚竦之此拜已極寵榮安可更不顧廉恥冒有陳請況竦姦邪險詐久聞天下陛下特出聖斷罷免樞要中外臣子莫不相慶固不宜許其自便留在朝

廷孔子謂遠佞人蓋佞人在君側則必為政理之害其夏竦伏乞不改前命仍指揮催促赴任從之夏竦乞殿學士職名留京師國史不見今據何郯奏議及郯墓銘附見

給事中參知政事宋庠加檢校太傅行工部侍郎充樞密使

壬戌樞密副使左諫議大夫麗籍為參知政事　詔諸道非鞫獄而差知縣縣令出者以違制坐之其被差官據在外月日仍不得理為考時權三司使葉清臣自永興召還言所部知縣有沿牒他州而經數時不歸者恐

假領之官不能盡心職事故條約之七年六月辛酉可考

乙丑出殿中侍御史張經知蘄州以所上臺章荒謬也

丙寅詔諸軍校營在新城外者每赴朝留其半以部勒士卒

丁卯詔應中外官自今須滿三周年方許差替其在任三年及三十箇月者自如舊制見溢員處並罷之其俸禄仍不得越本官支給時營進者或不時滿遷去又在京多員外置官至有諸司副使請正使俸防禦使請觀

察使倖之類故降是詔

六月戊辰朔詔近臣舉文武官才堪將帥者以名聞

壬申資政殿學士户部侍郎知曹州任中師為太子少傅致仕

癸酉河決澶州商胡埽

甲戌遣官祈晴

丙子遣權發遣户部判官事燕度行視澶州決河

庚辰詔轉運提點刑獄司自今體量所部官吏並須明

指事狀以聞先是選人劉世隆因引對自言前為監司挾情奏衝替已而御史言在外貪暴之吏監司不欲盡發其罪止奏乞衝替致還銓得以為言故條約之

壬午太子太師致仕徐國公張耆卒贈太師兼侍中謚榮僖耆為人重密有智數安佚富盛踰四十年家居為曲欄積百貨其中與羣婢相貿易有病者親為診切以藥齎之欲錢不出也所歷藩鎮人苦其擾子二十四人御之極嚴早見即令出就外舍得一既坐降賊誅可一

後與羣婢賊殺其妻亦棄市

己丑戶部副使刑部郎中向傳式為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亳州傳式敏中第二子權三司使葉清臣言其庸陋不任事也　河北轉運使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包拯為戶部副使拯前自陝西徙河北才五浹日召入三司奏罷秦隴所科斜谷務造船材及罷七州所賦河椿竹索皆數十萬八年五月二日自陝西改河北六月二十二日除戶副

庚寅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張揆為河北體量安撫使

壬辰帝語輔臣曰春夏久雨朕日蔬食夙夜禱於上帝儻霖淫未止當去食啜水冀移災朕躬然不欲使外聞之嫌其近名耳宰臣文彦博對曰今景氣澄晏實聖德感通也

癸巳遣官謝晴

給事中叅知政事明鎬疽發背帝謂輔臣曰鎬忠亮有勞及其未亂思一見之是日臨問惻然曰方賴卿謀國事何遽被疾鎬氣僃猶能頓首謝甲午卒贈禮部尚書

謚文烈鎬端挺寡言所至安靜有體而遇事不茍為世所推重

乙未詔館閣官自今須經親民一任方許入省府及轉運提點刑獄差遣（按宋史入省府下有及字今增入）

丙申司空致仕章得象卒故事致仕官乘輿不臨奠帝特往奠之贈太尉兼侍中謚文憲　初陝西軍興移用不足知商州皮仲容（康定元年十二月）始獻議采洛南縣紅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銅置阜民朱陽二監以鑄錢既而陝

西都轉運使張奎（慶歷元年五月奎為陝西都漕）知永興軍范雍（慶歷元年五月雍知永興軍兼漕事）請鑄大錢與小錢兼行大錢一當小錢十奎等又請因晉州積鐵鑄小錢（元年九月）及奎徙河東（二年十月）又鑄大鐵錢於晉澤二州亦以一當十以助關中軍費未幾三司奏罷河東鑄鐵錢而陝西復采儀州竹尖嶺黃銅置博濟監鑄大錢（據實錄在四年）朝廷因敕江南鑄大銅錢而江池饒虢州又鑄小鐵錢悉輦致關中（江池饒三州見元年十一月虢州未見當是范雍所議）數州錢雜行大約小銅錢三可鑄當

十大銅錢一以故民間盜鑄者衆錢文大亂物價翔踊公私患之於是奎復奏晉澤石三州及威勝軍實錄云在五年日鑄小鐵錢獨留用河東而河東鐵錢既行盜鑄錢者獲利十之六錢輕貨重其患如陝西言者皆以為不便知并州鄭戩六年二月戩知并州請河東鐵錢且以二當銅錢一行一年又以三當一或以五當一罷官鑪日鑄但行舊錢知澤州李昭遘六年四月昭遘知澤州亦言河東民燒石炭家有槖治之具盜鑄者莫可詰而北敵亦能鑄鐵錢以易

並遣銅錢而去所害尤大朝廷嘗遣魚周詢四年三月歐陽修四年四月分察兩路錢利害又數命官議正月己酉於是四月甲午翰林學士張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楊察與三司使葉清臣先上陝西錢議曰六月乙未關中用大錢本以縣官取利太多致姦人盜鑄其用日輕比年以來皆虛高物估始增直於下終取償於上縣官雖有折當之虛名乃受虧損之實害救弊不先自損則法未易行請以江南儀商等州大銅錢一當小錢三案宋史食貨志三作二又言姦人所以

不鑄小鐵錢者以鑄大銅錢得利厚而官不必禁若鑄大銅錢無利又將鑄小鐵錢以亂法請以小鐵錢三當銅錢一既而又請七月辛丑河東小鐵錢如陝西亦以三當一且罷官所置鑪朝廷皆施用其言自是奸人稍無利猶未能絕濫錢也其後詔商州罷鑄青黃銅錢皇祐二年二月又令陝西大銅錢大鐵錢皆一當二嘉祐四年二月盜鑄乃止然令數變兵民耗於資用類多咨怨久之始定實錄於六月乙未載陝西議七月辛丑載河東議今從本志并書之此月末

秋七月戊戌資政殿大學士户部侍郎知并州鄭戩加吏部侍郎留再任尋改宣徽北院使檢校太保判并州初契丹與元昊方交兵邊奏互上獨戩未嘗以聞詔遣使問其故戩對敵自相攻中國不足憂也麟府間有棄城曰草城戩募土人為弓箭手計口給田自河東行鐵錢山多炭鐵鼓鑄利厚重辟不能止戩乃請以三當一令既下兵民相煽動數十人邀走馬承受訴承受中貴人不能遏又羣譟州門守門者拒不得入兵馬都監孫

惟忠慮變起使人衣甲而持兵判官張伯玉謂曰此法亂非百姓亂也若縱兵殺一人則事不可平矣戩聞悉名至庭下推首謀者數十人黥隸他州張茂實傳云茂實為并代部署河東吏鐵錢法人情擾惑兵相率至帥府欲詐閉門不納是日幾亂茂實策馬從數卒往諭之皆散還營按鄭戩傳則戩悉名至府廷與茂實傳不同今止從戩傳

詔河北水災其令州縣募飢民為軍

已亥右領軍衛大將軍果州團練使知壽州張亢為將作監知和州陝西轉運使言亢所易庫銀非自入故稍

復遷之
癸卯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周沆為直史館知潭州蕪荆湖南路安撫使仍詔沆位提點刑獄之上若轉運使即以官敘之先是北軍戍湖南山谿者有再期乃代去多死瘴癘沆奏請皆以期年為斷詔可敘位乃八月癸巳今并書戍以期年為斷據本傳附見
甲辰詔河北四路安撫司凡移用軍糧錢帛並牒報轉運司

辛亥分遣內侍詣河北陝西河東京東西淮南六路募民獻薪芻授以官

癸丑賜黃河役卒緡錢

甲寅命河北都轉運使户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施昌言都大管勾澶州修河事四方館使榮州刺史知澶州王德基同都大管勾通判澶州屯田員外郎張諤國子博士張士程同管勾修疊河口　衛州言大雨水入城諸軍出城走避今數日絶食已借支七月糧而軍食未繼

望特蠲除從之

丙辰命馬軍副都指揮使武安留後郭承祐為澶州修河部署戊午加建武節度使庚申即以承祐權知澶州尋又加殿前副都指揮使遷殿副乃是月癸未今并書

辛酉權發遣户部判官屯田員外郎燕度同知澶州兼管勾修河事

甲子命翰林學士宋祁入内都知張永和往商胡埽視決河及覆計工料